

# 鹽田仔滄桑

香港的島嶼真多，疫情下困在境內，遊了這座遊那座，這天來到鹽田仔，香港天主教發祥地之一。

鹽田仔的早期居民都信奉天主教，鹽田村亦被稱為教友村，不少村民後來成了神職人員，例如曾經是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的陳志明神父。

小島以教堂「聖若瑟小堂」為標識，一八九〇年興建，意大利羅馬式。早在一八六四年，就有西方傳教士進駐島上，「在天父的佑佑下，我漸漸適應，做成中國人」、「願意在天堂仍是中國人」，這是神父聖福若瑟的話，尊重中國人，認為「愛是唯一令人明白的語言」，他因服侍傷寒病人受感染死亡，時年五十六歲。

與一波姊妹遊小島進小堂，在裏面我們安坐，靜思，冥想當年傳教士的成聖之旅。小堂建在一座小山上，堂內前台上有一幅對聯非常接地氣，「鹽光日照主愛滿桑梓」「田頌頌恩聖寵教友村」，橫幅「大主教聖若瑟為我等祈」。環境幽靜，植被蔥蘢，當海風吹起，吊鐘上的簧片發出古老的聲音，小堂更顯愛意和溫馨。「聖若瑟小堂」是二級歷史建築，二〇〇六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物古蹟保護優異獎。

村口有一棵老樟樹，老得樹心都空了。當地有個習俗，生了女兒就要種一棵樟樹，到她出嫁時伐樹



柳絮紛飛 小冰

做嫁妝。這棵百年樟樹，為何還留着？是女兒沒有出嫁？還是做了修女？

鹽田仔缺淡水，一九六〇年之前，全村只有一口活泉井。六十年代大旱，在隔着窄窄海峽的滘西州，村民修建了小水塘，引水入村入戶。九十年代，水務署開始為島民供應食水，活水井成了備用。

玉帶橋連接鹽田仔和滘西州，當年為了利用滘西州的資源，村民修建了這座橋，後來又打通山路，重修碼頭、玉帶橋、聖若瑟小堂和村公所。現在每逢周末，島上遊人不絕。在橋的一頭，發現一種叫「露兜樹」的植物，其果實的形狀酷似菠蘿，很稀奇。

如今島上定期舉辦藝術節，以宗教藝術、文化古蹟、綠色環保為主題。今年的展出剛剛結束，在殘垣斷壁之間，還見一些留給遊客參觀的展品。

「鹽田仔」顧名思義，是產鹽的地方。海鹽的傳統製作法是這樣的，當海潮來臨，海水沖進梯田，當海水退去，海鹽沉澱下來，再經太陽暴曬水分蒸發，白花花的海鹽留了下來。現在鹽田租給有興趣的市民使用，租用者可享受免費往返西貢至鹽田仔的街渡。

鹽業，曾經是歷史上重要的經濟產業和主要稅收來源，鹽田仔興旺過。工業革命到來後，鹽業不再重要，村民離去，留下鹽業經濟的印記。如今，這裏是旅遊觀光地。



「鹽田仔」保留着曬鹽的工藝。圖片來源：鹽田梓藝術節

# 帝王寶座

印度莫臥兒王朝繁榮強大，其皇帝父子兩人卻做着一個共同的「黃金夢」，其父在位時，就把政權的鞏固和強大標誌在皇帝的寶座上，但人命未能硬過黃金夢，他終於在黃金夢中「駕崩」，其子登基為帝，企圖稱王稱霸於世界，登基第一天就開始繼續打造他爹未能完成的「黃金寶座」。印度歷史上似乎沒有記載莫臥兒皇帝這把「黃金寶座」究竟用了多少時間？多少人工？但卻真實地記錄下這把寶座的「寶」，這把寶椅沒有辜負兩代皇帝的「黃金夢」，印度夢。

莫臥兒皇帝的黃金夢共用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公斤，名副其實的黃金座，在黃金寶座上還鑲嵌着二百三十公斤的寶石。每一塊寶石如何搭配？如何鑲嵌？是從全印度徵集而來的能工巧匠，採用了當時最新的冶煉技術，鑲嵌技術，雕刻技術，抽絲技術。這把皇帝的黃金寶座長約一點八米，寬一點二米，高約零點六五米，十分氣派；但莫臥兒皇帝仍嫌不夠，他寶座之上還有一個錦綉天棚，全部是金絲編製的，珍珠鑲嵌的，寶石吊掛的，由十二根金柱支撐起來，而寶座的四條腿也是全金打造，上面還鑲嵌了大量的鑽石、紅寶石、綠寶石、祖母綠和一顆顆碩大的珍珠。

天棚上面竟然還高高地站立着一隻開屏的金孔雀，孔雀屏上、身上的羽毛鑲滿了各種各樣的寶石，五彩繽紛，閃光耀眼，而孔雀的眼睛是用一顆顆巨大的鑽石鑲成，閃閃發光，即使在黑夜，也炯炯有神。據十七世紀曾進入莫臥兒王朝宮殿，親眼目睹這把黃金寶座的法國珠寶商、旅行探險家巴普蒂斯



閒話煙雨 白頭翁

特·塔韋尼埃記載：這個黃金寶座共鑲嵌了一百零八顆紅色寶石，每顆都超過一百克拉；大的超過二百克拉，幾顆大的應在五百克拉以上；祖母綠有一百一十六顆，每顆都在六十克拉左右，大的超過一百克拉，他從珠寶商專業人士的眼光看至少有十顆祖母綠，其重量一定會超過一百五十克拉；碩大的珍珠成串地懸掛着，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珍寶都應有盡有。這位法國商人估計，其造價應在泰姬陵的千倍以上。

泰姬陵幾乎無人不知，這座黃金寶座真是一個夢。

最早皇帝的黃金寶座應該屬於古埃及法老圖坦卡蒙。距今天至少三千三百年，那個時代王朝的國王就已經十分講究「王座」。從出土寶物看圖坦卡蒙的「王座」是把純黃金王座，不但有扶手，還有靠背，四個座柱都經過雕飾的金柱相連，在靠背頂上，鑄造一顆金光閃閃的，光芒四射的金太陽，金太陽照到哪裏，哪裏金光一片，寶座的座椅處，是純金打造，在靠背金太陽金光照耀下，金光四射，可以想像圖坦卡蒙坐在上面，背後閃爍出一束束四射的金光。

當然也有例外，帝王也有不做黃金夢的。比古埃及法老遲到一千多年的秦始皇，他不做黃金夢，因為不相信太陽，更不相信太陽的眼淚；他只相信自己，因此他不迷信於太陽的顏色，黃金的金黃色，他只鍾情於玄色、黑色。五百年後，中國的皇帝們有了黃金夢，有了黃金欲，但依然沒有黃金椅，難道一種想像中動物的圖騰會比黃金還霸氣？（「黃金夢」之四，標題為編者加）



人生在線 木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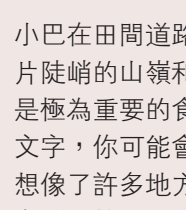
人類沒有翅膀，沒有飛行的能力，以前對於天空只能仰望，又尊崇又害怕。二十世紀初，萊特兄弟作為航空事業的先驅，為人類製作翅膀，將人類的視野拓展到藍天，人們開始可以在雲中穿行，雖不如有翅膀的禽鳥靈活，但對於「在天上是個什麼感覺」這類問題，似乎有點信心能回答了。

每個人做任何事都有第一次，不管是情願或不情願，第一次伴隨着未知心理總歸有那麼些好奇。我第一次坐飛機是在九十年代初，暑假從家鄉飛去南方看望父親，因沒家裏人能陪伴一起出行，我成了名副其實的「無人陪伴兒童」。那時不足十歲，初生牛犢不怕虎，一個人坐飛機只覺新奇，不會害怕。第一次坐飛機一定是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隨着飛機起飛升高，窗外風景變化，汽車先變成火柴盒般大小，雖都說人會變得如螞蟻一般，但看過那麼

多次窗外，似乎沒一次記得看到過「如螞蟻般的人」，然後年幼的我看到了蜿蜒的河流，形狀整齊的田地，平常定是看不到全貌的大山，還有望不到邊的大海……再往上就是似乎伸手就能抓得滿懷的雲。我心中暗自感嘆，地上和空中真像是不同的世界，我趴在窗邊不停地看，眼睛累了也捨不得移開，下了飛機見到父親，卻仍對這趟「無人陪伴之旅」意猶未盡。

大了一些後，坐飛機的次數多了，開始起飛之後就把遮光板關掉，或者關起身方便不坐在窗邊，若是帶着年幼的孩子一起出行，心中焦急，飛行的時間早已不是享受，兒時覺得令人豁然開朗的景色，如今竟只想快進，過程不重要，快些降落最好。

我們有時會在無意中忽略了自然的在，甚至是遺忘。無意是對眼前景色習以為常，新鮮不在，但天地日月，山河湖海分明是無論何時看一眼都令人震撼的景象啊，還有日出日落，月盈月缺，露水在新芽上站立，暴雨忽至又去，紅葉猝不及防地鋪滿山頭，雪花悄然墜落，季節更迭，



君子玉言 小杏

「在這裏，沒有了嘈雜、快速的城市生活節奏，取而代之的是悠閒的氛圍和美麗的自然風光。農田裏，村民們採收着草莓、生菜、西洋菜和芋頭等本地農作物，小巴在田間道路上穿梭。曾幾何時，這片陡峭的山嶺和鬱鬱蔥蔥的山谷，一度是極為重要的食物產地……」看到這段文字，你可能會想，這是哪裏？你或許想像了許多地方，但很多人想不到它描寫的居然是——香港。這是香港旅遊發展局網頁上的一段描述。沒錯，這就是香港。

香港不是一個遍布香車豪宅、時尚現代的國際化大都市嗎？香港不是一個樓樓樓、人擠人，高樓密度如牙籤罐、人口密度居世界之首的城市嗎？香港不是一個四面環海、土地匱乏的海濱城市嗎？香港不是一個匯集名牌名店、以購物天堂著稱的商業城市嗎？除了「樓樓樓」「人人人」「車車車」「店店店」、除了「買買買」「逛逛逛」「吃吃吃」，香港有鄉村田野嗎？有莊稼菜園果林畜禽嗎？——香港雖然彈丸之地，都市化起步早成熟度高，但鄉村田園和鄉愁意義上的元素，都「有有有」。「香港農村」這說法聽起來怪怪的，但實實在在存在。迄今，香港有六百多條村，這些鄉村宜觀宜遊宜居宜寫宜畫，構成了「港版詩意與遠方」。這也是香港。

港式農村多距離近易達。香港是彈丸之地，一切高度濃縮在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方。農村大部分位於新界及離島，新市鎮多以農村為原點，因而出了高樓森林很快就置身田園風光當中，從喧囂到清幽幾步之遙。赤柱的一池海灣，這邊是歐陸風情的酒吧廣場，那邊隔着林蔭道就是赤柱村。元朗市鎮鎮鐵出來步行十分鐘，即一片疏朗，三層小樓村屋，四周田園鄉景。西貢市中心濱海消防局、巴士總站、街市等都市元素一應俱全，走出不遠即××村。也有一些農村因太偏遠已廢棄。

港式農村多以同姓同宗而聚，建有

宗祠。鄧、侯、彭、文、廖為香港五大姓，早在宋朝即在港定居。最古老的鄉村在錦田，其祖先為來自江西的鄧氏。文氏祖先是愛國名士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瑞，其後人得到清朝皇帝賜封「大夫」，於同治年間在元朗新田永平村修建大夫第，被列入法定古蹟。風格以中式為主，吸收西式裝飾，值得一看。

建築特色多為圍村——即以圍牆包圍。一種是每戶居所獨立，各戶向兩邊對稱排列，中軸線為大巷，後端放祖宗神位，正面為圍村正門。一種是多間房屋組成的圍屋群，四邊角隅建炮樓（「圍斗」），可從高處瞭望周邊，以防範外人侵襲。早前很多圍村有護城河，後填平。祠祠是必不可缺的。祠堂前一定種有榕樹。或取樹獨木成林的特點，寓意子孫後代生生不息吧。

天后廟作為漁民之神供奉地在香港極其常見。歷史最悠久的要數西貢大廟灣天后古廟（「大廟」），香火極旺。微型的天后供奉台則隨處可見——尊天后像，兩支蠟燭幾炷香，香火也是不斷的。

港式農村多建有書院學校。鄧氏的力瀛書齋是香港第一間鄉村書室，可惜現已不存。還有一間二帝書院，經政府修葺保存下來。無論大澳、梅窩、荔枝莊等尚有入居住的村莊，還是已經廢棄的深涌、紅石門、東平洲等村，都有學校或學校舊跡。樹木從破舊的教室中長出來，藤蔓滿牆。風過林梢，樹葉沙沙，彷彿書聲朗朗。與同樣廢棄並長滿

樹木的老屋一起，像是一個個故事，樹木也成了精靈。

港式農村講究風水。「吉地不可無水」，要呈「聚水格局」，港式農村一般都在村前建魚塘，取年年有餘水頭豐沛之意，村後則種「風水林」，水木之氣互為交融滋養，人畜健康。頗有科學道理。多建有灰窰。石灰就地取材，以珊瑚、貝殼高溫燒成，除用作建築材料外，也用以調節土壤酸鹼度，或殺菌製成糞肥。如今灰窰作坊均成遺跡。

港式農村牛很常見，不幹活，一天到晚逛吃逛吃。塔門島上的牛更是被寵溺過分，跟人擠在涼亭下乘涼，搶麵包。西貢的噴水池常有牛過來飲水順帶逛街。過去這些牛也幹活，後來農民棄田不幹了，捨不得殺牛，就將牛放養。

如今的港式農村，許多水電基礎設施齊備，又遠離都市喧囂，自得其樂，比如塔門新農村。有的為住丁屋的原住民，平日到城區返工，休息日回來開餐館出租船隻接待遊客，少數田地用作修身養性，供人們體驗生活；也有原住民老人家，即使老村即將廢棄，也不願搬離，靠賣糖水給遊客為生。還有一些老外租客，享受桃源生活。我曾在長洲、南丫島、貝澳見過開士多店、畫店的老外，儼然香港農村的老戶。最重要的，港式農村還保留着相對古樸的習慣，自然的風光——海濱田野小樓，近觀田野，遠望海景，出入有車，相伴有牛，眼前有花。



二帝書院位於元朗錦田水頭村，已被列為法定古蹟。資料圖片

宗祠。鄧、侯、彭、文、廖為香港五大姓，早在宋朝即在港定居。最古老的鄉村在錦田，其祖先為來自江西的鄧氏。文氏祖先是愛國名士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瑞，其後人得到清朝皇帝賜封「大夫」，於同治年間在元朗新田永平村修建大夫第，被列入法定古蹟。風格以中式為主，吸收西式裝飾，值得一看。

建築特色多為圍村——即以圍牆包圍。一種是每戶居所獨立，各戶向兩邊對稱排列，中軸線為大巷，後端放祖宗神位，正面為圍村正門。一種是多間房屋組成的圍屋群，四邊角隅建炮樓（「圍斗」），可從高處瞭望周邊，以防範外人侵襲。早前很多圍村有護城河，後填平。祠祠是必不可缺的。祠堂前一定種有榕樹。或取樹獨木成林的特點，寓意子孫後代生生不息吧。

天后廟作為漁民之神供奉地在香港極其常見。歷史最悠久的要數西貢大廟灣天后古廟（「大廟」），香火極旺。微型的天后供奉台則隨處可見——尊天后像，兩支蠟燭幾炷香，香火也是不斷的。

港式農村多建有書院學校。鄧氏的力瀛書齋是香港第一間鄉村書室，可惜現已不存。還有一間二帝書院，經政府修葺保存下來。無論大澳、梅窩、荔枝莊等尚有入居住的村莊，還是已經廢棄的深涌、紅石門、東平洲等村，都有學校或學校舊跡。樹木從破舊的教室中長出來，藤蔓滿牆。風過林梢，樹葉沙沙，彷彿書聲朗朗。與同樣廢棄並長滿

樹木的老屋一起，像是一個個故事，樹木也成了精靈。

港式農村講究風水。「吉地不可無水」，要呈「聚水格局」，港式農村一般都在村前建魚塘，取年年有餘水頭豐沛之意，村後則種「風水林」，水木之氣互為交融滋養，人畜健康。頗有科學道理。多建有灰窰。石灰就地取材，以珊瑚、貝殼高溫燒成，除用作建築材料外，也用以調節土壤酸鹼度，或殺菌製成糞肥。如今灰窰作坊均成遺跡。

港式農村牛很常見，不幹活，一天到晚逛吃逛吃。塔門島上的牛更是被寵溺過分，跟人擠在涼亭下乘涼，搶麵包。西貢的噴水池常有牛過來飲水順帶逛街。過去這些牛也幹活，後來農民棄田不幹了，捨不得殺牛，就將牛放養。

如今的港式農村，許多水電基礎設施齊備，又遠離都市喧囂，自得其樂，比如塔門新農村。有的為住丁屋的原住民，平日到城區返工，休息日回來開餐館出租船隻接待遊客，少數田地用作修身養性，供人們體驗生活；也有原住民老人家，即使老村即將廢棄，也不願搬離，靠賣糖水給遊客為生。還有一些老外租客，享受桃源生活。我曾在長洲、南丫島、貝澳見過開士多店、畫店的老外，儼然香港農村的老戶。最重要的，港式農村還保留着相對古樸的習慣，自然的風光——海濱田野小樓，近觀田野，遠望海景，出入有車，相伴有牛，眼前有花。

# 飛行的綺夢

每天都不同，就算每年相同的這一天，景色也不完全相同，眼睛怎會看得厭呢？若不是眼睛，莫不是心不再好奇了，心被世間瑣事佔據，滿是慌張和焦慮，「手不能碰到天」這種虛幻縹緲的命題恐怕早已不是人生的課題。不好奇選不出了大亂子，最怕是生出了一些傲慢，認為天地之大，為人獨尊，沒有敬畏，不存在底線，想着不管怎樣，天地一成不變，四季總會到來。

最近我又成了機場的常客，和第一次乘飛機時的「無人陪伴」相同，多數時候我又變成了獨自飛行。選座位時工作人員問我：「座位是靠窗還是靠過道呢？」我毫不猶豫地答：「靠窗」。時光似乎又回到了三十年前，隨着飛機的滑行、起飛，爬升到平飛，我一直趴在窗往外看。此時的我心中除了仍會感嘆造化的壯美，更多的是驚異於自然的永恆堅定和人生的短暫脆弱，心中雖惶恐，但慶幸於自己看過這天、這地、這山、這海……雖我忙忙碌碌地生活在城市的巷子裏，但我仍感到滋養和力量。

# 都市鄉村

## 「楊廷寶——一位建築師和他的世紀」



市井萬象

為紀念中國二十世紀建築巨匠楊廷寶誕辰一百二十周年，「楊廷寶——一位建築師和他的世紀」展覽在江蘇省美術館陳列館舉辦，通過「西學立基」「中學致用」「建壇春秋」三個專題板塊，以大量建築作品和歷史資料，全面梳理了楊廷寶畢生的成就，展現了他在建築創作、探索中國建築教育、推動國際建築交流等領域的貢獻。圖為展出的建築模型。

中新社